八卦餘生

八卦餘生卷十六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擎天　珠耀　景福
家訓　家謨　珠洸重梓
可行　元燈　桂芳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水在澤上其受有限故為節節則處身處事皆有所制而無失亨之道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夫節者節其流也欲以用之也天下無無用之節苦節則株守一偏不近人情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故不可貞不

可以此為是固守而貞之也。若以常理論之。若拯必變

反喪所守。則亦有不能貞者。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天下之理。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然有餘者。亦不可過。不足者。亦不可不及。剛柔分則均矣。而剛又得中。剛者主也。主立乎其中。則有以善乎剛柔之用。天下之節。孰大於是。得中馮厚齋曰。坤分五之六以來居三。是節乾之剛。乾分三之剛以往居五是節坤之柔。是之謂節也。剛當大君之位而得中則無過節之苦。斯可通行於天下

矣此語頗明然柔居剛之三而剛居柔之二以為節者剛忌於大露故柔其外以為文柔忌於無骨故剛其中以為主節之中者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苦節世間必行不去之事故曰其道窮也苦節之道自窮也蓋聖人已逆知後世有一種不近人情之人矣孟子曰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險者人之所惡也烈士處之不免氣有餘而和不足何

者不憤不節也君子則不然素患難行乎患難何所不說說非樂有險也自得其素行乎患難而不自援也是安節之說也故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則又不止行險矣凡履其位皆當有節之心焉則無過當之悔矣中正以通維以剛用然得乎中正以通於天下則節之極嚴而無陵暴之失何不通之有通者我往也有通道焉非取必於人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記曰寒暑不節則傷世風雨不節則無功是故長養之

後繼以收歛肅殺之後繼以陽春天地以節而後四時成惟王制度授之以節則度有分限不傷財則有餘用不害民則有餘力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度數須制不待言德行美事也亦須議德行不議則非禮爲禮非義爲義苦而不可貞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當晦則以晦爲節初九處下用晦之時也不出户庭知所止矣故无咎九陽德處陽是爲得位故有以貞夫不

可為之時出處士之大節故以為象。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知通知塞豈有冒進之羞子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孟子曰鄉隣有鬬者雖閉戶可也即初九之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節之為言止也然非以無所事事為貴也可以行未嘗不行可以行而不行是不論可否但以不行為節所謂宜纓冠而閉戶節之過者也安所用之誤天下事者必斯人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九二之謂也九

雖有陽德，而以兌說爲體而處陰位，不能奮其剛中之用矣，故有不出門庭之象。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需事之賊也，是以聖人不違時。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兌之主，以陰柔處陽位，不能執節，顰眉而巾幗者也。一失莫贖，徒自嘆悔耳，無歸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若節有凶而無悔，不節无咎而徒嗟。

六四安節亨

以六處四，柔而能中，以節處止，無事激切，以節處行，不至張皇，從容詳審，行止有常，故曰安節，安節人亦安之，無行不可往，無事不可理，故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承上道，承上之道也，大臣和而有節，不激不隨，事上之道宜如此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安者自然而然，節而不矜者也，甘有樂之之意焉，九五

履其位而樂有節矣以天下之節節天下天下皆範於節之中吉道也以此道而往和而不流久而不敝可尚者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居位中居五位之中也胡雲峰曰九五當以節節天下是也九五甘節以節天下而天下不苦矣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甘節之謂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不出門庭未苦也以六處上性偏於陰無事自苦若徒

不近人情以自矯異蛇足者也雖貞亦凶鮑焦立槁黔敖嗟來何常不貞然無益世教徒自隕滅可不請凶乎悔亡者何也能悔則凶亡矣節可悔乎曰節不可悔悔其過而苦者也此等人畢竟要在君子一路上做事而自律大過故聖人開悔之一路以裁之使就於中憫而不欲棄之也若自以為是死而不悔則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胡雲峰恐悔其節而不節謂當以本義禮奢寧儉為正若不知節悔何足言聖人但令人悔其可悔豈令人悔其不可悔者哉狂簡未至於苦聖人猶欲裁之況

節苦而不悔何能裁耶然則爲之奈何苦節本欲立絕人之行乃以苦之故至於无節可立苦亦何爲是不可悔乎畢竟爻中有此兩路故爻詞兼言之聖人因以戒之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其道其人之道也道原不窮苦節之人其道自窮耳子曰人之爲道而遠人窮也是以君子弗爲也

節天下之制也人未有死節而可以自立者事未有无節而可以常行者六爻之節各就其人之所處而言之

蓋節雖君子之所貴而亦病於失中不節者不足言而苦節者亦節之蠹君子觀於節而節之道思過半矣註謂節之初節之終則又以節為有形之物事矣可乎雖云就卦六爻言之然不無語病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中心實相孚信也卦之取義未得深曉本義云下說以應上巽以入有孚之義焉姑從之豚魚吉中孚驗之豚魚乃吉也利涉大川木行水上無所不濟而況

虞違乎利貞雖利涉而猶不敢縱也此見中孚之德可以涉險而必以守正為要不可輕試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利涉大川之謂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利貞之謂也

豚魚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然吾嘗驗之亦有誠而不能動者矣所謂不能動者非愚夫也乃身衣冠而口仁義者也然誠有所不能動況豚魚乎是聖賢之言有時而不驗矣非也豚魚雖无知而生理无僞故誠至

得以入之理相感也若誠所不能動之人一味機械變詐出於物理人情之外誠雖至不受也故格豚魚易而格若輩難若輩雖口談仁義身冒衣冠不如豚魚之无知也是以堯舜之世猶有四凶非堯舜不能格豚魚也堯舜能格豚魚而終不能格四凶吾是以謂格豚魚易而格若輩難也況於後世若輩之肺腸又十百於四凶而人又以尋常之誠信區區欲以孚之不已疏乎及其不孚而後悔誠之不能格物謂豚魚之言不信不知人自不能度量以豚魚望若輩用意大奢非豚魚不可格

聖賢之言有不驗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説而巽孚乃化邦也

柔在內而剛又得中剛柔和矣是説為真説巽為實巽以此為孚邦國之人无不化服矣天下之理止有一中一實而天下之人心收於此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凡誠之動物皆在兩无意之中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人未嘗與豚魚相與也而信及之者真也然而人則未必盡孚也吾又以此論誠矣有所感在此而所動或未必

在此旁觀之人皆信吾之誠而所感者漠如也夫是以觀人之誠者不觀之於不可方物之人而觀之豚魚亦惟其真而已矣以木乘水而又加之以虛何涉不利然則不虛不可以動物又孚者所當知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之至者或不以正尾生之信君子不取也况天地乎若真誠發於至性匹夫匹婦可泣鬼神故誠而正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中庸以誠合天蓋以此乎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巽巽也巽而不廹兊說也和而不嚴以此意施之於獄

雖有當決之罪而尤存哀矜之心乎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中孚之義朱子以爲不可曉今觀六爻之詞甚有難解

亦不敢盡依傳註姑妄言之

初初與人相與未知其人之可信否也則當虞度之既

度其事又度其人苟情理可信當亦不遠審度既定便

當専一無二所以爲孚也嘗見人之相與本屬可信以

旁人煩言遂疑惑不察而棄之者多矣故雖用虞虞其

可虞信其可信我心自知而自孚非旁人之所能叅也故曰虞吉此不能信而以理守信虞於前而孚於後未有失也虞吉吉在孚於所虞也若既度於既之可信而不能固守又惑於二三而有他意如此則真不孚矣輕負之亦將輕悔之在旁人不相關切者或視為无妨而己心不能自釋之處則終不能以自安矣故有他不燕燕安也蓋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先覺者賢也既不能不逆不億而虞之又不能久要而他之凡見如此之人而能自得其心而晏然者乎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憝尚淺初志未變但能虞之自可得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鶴鳴在陰子不聞也而和之天相感也好爵在我非彼所敢願也而與爾靡之神相契也人之契者生死可共而况好爵乎此乎之至者九居二是有實德存於中者故其象如此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心願中孚也中心不孚有不願者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天下之異而不相孚信者無甚於敵得敵則合異為同矣然而心不肯信也猜疑橫生離合不定故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象鼓所以為樂也而或罷之不敢以得敵為可樂也泣所以為疑也而或歌之又欲自解自慰也兩心不孚光景如畫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人非其質故不能擴宏人之度而聯異為同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幾望實猶有不足也馬匹亡不能保其所有也然幾望亦將望矣匹夫未盡亡也此見信不至而不能大有所孚亦不至大有所失可无咎矣六四全陰故不能孚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未甚喻匹亡故為絕類上也殆欲進而求之孚不盡孚之中求孚而未巳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五陽實於中而處尊位能以信喻人者故有孚然有信

之意。而未能化於忘也。故攣如。諄切丁寧以示其誠信。未能擴然大同。非大君之體。故但能无咎而已。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位正當者。所處之位。信可遠施。攣如則已小矣。惜之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記曰雞曰翰音。翰之為言長也。音則徒以聲而已。夫自鷄言。雖曰翰音。而音於雞。其翰幾何。此見中無實德。欲以空言求信於人。如雞之翰音。而欲登于天。不自度量之甚也。出言雖正。不能感人。雖未必窺見底裏。乃其所

以不能動物之實不可強也州里不行動而得捍非人之咎也乃自取凶也巽為風爲雞上九處巽之極空以聲聞而不能及遠故其象如此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何可長言不能久也以聲音悅人者能得幾何時必不孚之道也

凡誠之動物也非可驟得也皆在兩無意之中積久漸孚不期然而自然莫知其所以然而忽然也如風行草上水到渠成故曰孚誠之者不預必也今之與人者雖

曰至誠然存之於心未免有自以為誠之意夫自以為誠則有意矣有意則雖誠而去天遠矣夫物不可以有意動也況彼豺狠而衣冠者乎故豚魚可格誠之無意也衣冠之士有不可格誠之有意也中孚雖取風澤或者有風偃渠成之義乎

朱子曰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化之因此思之鳥之育子也自氣而形自無而有著一毫虛假不得着一毫做作不得人之孚也亦如是自無

意而有意自無情而有情曰膠曰漆而不可以辭結也曰金曰石而不可以形固也白首如新傾蓋如故動於精神心術之微不可以力劫不可以知籠是之謂孚是之謂中孚也其在卦也四陽居外二陰居中陽動而不傷陰靜而不亂綿綿杳杳若有若無幾乎微乎無形無象而朕兆生焉萬物苞孕於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潤於中而陽巽於外其為中孚也渺乎茫乎未易言語求也

䷽ 艮上 震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陽大陰小四陰在外二陽在中故為小過小者過也事雖小過不害為亨然須以貞為主柔得中故可小事剛失位不中故不可大事遺音留音也飛鳥遺之者其義未詳然不曰飛鳥遺音而曰遺之音似乎鳥去而音存以喻事往而過在也鳥音上則無與聞下則衆共聞之君子之過也遂之則成其過與衆共見之則如日月之食焉衆且仰之而行益光大吉之道也不宜上不宜負

氣上人，宜下，宜虛心引咎，衆人以過為諱，而不知認過，

乃所以為吉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雖小過，而不害其為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過以利貞，與時偕行，相似如仲逸身中清，廢中權。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此合柔得剛失兩節與傳註俱不同

小人縱有作為，分量有限，故止可小事則吉，天下大事，

非陽剛君子不能任，乃失位不中，不得為所欲為，故不

可大事四可言失位三不中豈以重剛乎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有飛鳥之象焉未嘗取象之義諸家強解皆未見其確然意者小過率意而動不及致詳如飛鳥任性而飛不知所往故以為象乎上逆而下順者音上徹則逆逆者氣有所拂也下聞則順順者空中布響無所與隔也以喻人負氣上人而遂非則人心共怫虛懷下氣而引咎則人心共諒順逆之故吉凶之所以分也從來文過愈

文愈拙而無所歸落。退遜一步便履實地。必然之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恭哀儉。皆美德也。然各有節焉。過之則雖美而病德矣不得已而處過。寧若是焉爾。聖人非欲人過也。然而君子以之。或因流俗失。世敗壞。矯偏救獘。非小有所過。不足以改觀易聽乎

初六飛鳥以凶

艮於象為止。而初又處止之最下。不宜動者也。飛鳥以

凶。妄動之為害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止則不過。動則過

飛鳥不能遠故為小過。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宜飛而飛自取凶咎。無可如之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妣君臣。未甯取義之故。程傳皆以三為父。四為祖。五為妣。夫三父四祖。等而上之。則五尊於四。六尊於五矣。五安得為妣。程傳知其牽强。復於妣上。加一祖字以為祖妣。然則即是祖妣。不與祖同爻。而上居五。是祖妣亦

尊於祖矣理之最不明者且過祖遇妣當求其取義之故今不求其義而但推文象以為其父其祖其妣即如所言亦何有意味吾是以不安於心而不以為然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臣不可過所以示為下之分以戒士之不自度量者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人恣睢之行君子之所謂過而加意防之者也若乃弗以為過而不為防之則我雖欲與之遊於大同彼且以我為易與而肆其險詐受其戕賊矣九三以陽處陽

不應如此所以如此者艮之主也安於所止宜過而不過凶之道也此爻余初以為弗肯過防與傳註同已而思之弗過防之弗過過之弗遇過之文法相似不應參差故改為此說然意實未嘗有别防小人不免小過而三獨弗過易之道每至三爻而變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為或所戕其凶如何君子弗為過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以剛處柔可以无咎矣惟是待小人不但弗以為

過而又寵遇之夫豺狼之不可馴非謂恩少也搏噬之性不可與為恩也小人亦然我雖欲收之於儕類之中無如其另具肺腸何也我如自信其禮遇之厚而往與之從事不受其反噬必受其愚矣厲也必矣是必當以為戒斷不可永貞初心而固執已見蓋時使然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四大臣之位以九處之未為不當況以陽處陰不過於剛正得其宜其言不當者大臣當以進賢退不肖為事其所處之位不當優容小人也九四蓋以務為長厚而

過焉者也終不可長者所以發明小人心事言其必不能長久君子非不欲與之偕於大道勢不能也是以往厲必戒而勿用永貞非得已也九四蓋欲調停君子小人以養和平之福此意本厚而誤用之是以謂之小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陰陽和而時雨作小過陰盛無陽故為密雲不雨之象言陰之過也弋所以射取彼在穴則非穴也掩其不備是為不當取而取取之過也其曰自我西郊曰公穴取

彼在穴似周公傷文王不得君之事乎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陽不和不承天澤也公殆以喻紂也在穴以喻服事之誠未嘗如飛鳥之敢縱於天下也公弋不取飛鳥而取在穴則公過矣五君也震雷也言非所震而震之也猶若以文王之故爲公諱言之故爲小過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已上陰之甚也獨陰用事是以不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弗遇弗與小人接遇也既弗與相遇斯亦已矣却又過

之過之者尤之也言惡而尤之往與小人尋事也當陰過之時羣陰方盛正見惡人辟咎之時而又可過乎如飛鳥不知止息自罹網羅安得不凶人眚天災駢至並集匪人為之自取之也是之謂真災真眚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亢言上處已之過亢也陰過甚亦咎不止陽亢為病而已

小過始終以飛鳥為言飛必離凶宜下不宜上是卦中

所謂切戒喻者大率羣陰方盛微而處於內故宜伏而不宜往惟在穴被取咎非自致然是不善弋者之過也君子盡其在已者而已

☵☲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水上火下水火各得致其用而相成故既濟既濟則亨矣曰亨小者何也小者亦亨也小者陰也小人也小往大來為泰泰之時雖君子道長不免小人道消惟既濟不但君子亨小人亦亨若小人不亨則為不既濟矣故

卦之美莫如既濟也利貞者君子小人各安其位利於長相守也所謂得意防驕也初吉者濟也君子小人並濟也終亂者疎也君子小人不能久相安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小者陰也臣也婦也小人也皆陰也凡事之濟雖君子以乾剛之德斷而行之然必得小人輔助之力而後成故水以濟火而成烹飪陰以濟陽而成咸序小人同心協力以濟君子而成事功故曰小者亨也陰不干陽小人不阻君子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剛柔正而位當者言剛柔各得其正而各安其位也爻位陰陽正而當未有如既濟者於是乎既濟則當安以守之以求濟而不可亂故利貞

初吉柔得中也

亂天下事者小人也柔得中則柔不爲害而能以陰濟陽故吉所謂小者亨也是以有君無臣君子傷之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陰欲靜故柔得中而初吉陽欲動故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終止者陽止也陽之所以止者何也陽本無止而處陽而履泰者不免以既濟生驕盈而有怠惰之心故止也止則勵精圖治之意微矣非至誠無息天行健之道也是為无終无終則不能初之吉而亂生盖時極道窮窮則變治極生亂亦必然之理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生於憂患死於哀樂先事預防處既濟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曳其輪不進進也濡其尾不進行也事雖利於有爲而亦病於躁動天下有需而无咎者既濟之初是也淺見之士快於一擲而不思其後事必不濟而悔不可追然後知初之沉幾非畏首尾者也濟事之人作用自不同也初處事之始故宜慎重如此九之所以爲九也若六則何足貴焉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曳其輪似失之畏縮而於義則爲无咎慎行寡尤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意外之虞何所不有但心苟無瑕何恤人言婦喪其茀婦之醜也然非貞婦之病也苟逐之則竊茀者得計矣茀逐則小人之計自窮彼原非以茀為利但以難我耳若恃之而無所用則將返之所謂山鬼之伎倆有限吾之鎮定无窮也此以不求濟而濟者也六二柔中正而順守貞自信得固安處即不得不計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柔道得中縱有不虞有必伸之理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事之濟莫大於征伐故以高宗伐鬼方為義高宗賢也三年克之難也然而必克濟也蓋天下之事雖君子為之而又得時亦有未易濟者但要以定心持之而已但為其可為事必終濟小人勿用者事當未濟之時便有多言撓惑以亂聽者若持之不堅欲更用小人以圖近功小人竊弄者也用之必敗吾事寧持重以需之不可用輕疎之人無益而有害也三以陽處離極易於躁而妄動故戒之如此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憊者倦慠也憊則憊矣終於有濟擠則濟矣憊而後濟

天下无易事君子无近功雖曰既濟濟豈易言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甚矣濟之難也雖有可成之機猶有敗成之害不可以為事之將濟也而無戒心終日憂虞庶可獲吉繻程傳作濡謂罅漏也衣繻塞罅漏者也謂塞舟也利涉大川舟之所以為濟也而罅漏不戒則一隙之疎全舟將覆惟事亦然一着之疎全局為敗不可不慎也四處大臣之位居坎水之初故有舟楫之任而凜衣袽之防但在

後世引用則衣袽之戒人君之事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疑事之有可疑預防之詞也無不思也無不慎也則可

疑者見矣凡人百家不免一疏者皆由不能戒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所謂濟者雖云得時實非偉成雖有能濟之道乘可濟

之時全在根本處得力而一切勢力之強財用之富殊

未可恃是以古之濟大事者必兢兢業業謹凜於人所

不見之地此此凝承天命之本而建國之初必先立宗廟

亦識此也聖人論齊必極根本而言之微乎微矣苟爲不然時雖利未也人力智巧有之而非所以濟也如但以人官之能論之則殺牛豐也禴祭儉也福不當在牛乎然殺牛不如禴祭之受福則祭有祭之道焉不在備物也東隣西隣乃相較量以見義耳傳註以東為五西為二只五不既濟而九五之陽德不如六二之妾婦也

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不失其時慎之至也祭雖禴而神享之誠敬既至不貴人以不辨也失其時非怠則瀆雖或殺牛神吐之矣君

子之於事也亦然應機而赴時則力省而功倍失時悖道勞而罔功矣福之道在時而所以獲福則不專在時也誠至所以能時也

上六濡其首厲

處可濟之時而濡其首其不濟也非天也人也此與濡其尾不同者濡其尾進也但從容而不急遽耳濡其首則以首鼠坐失事機故為可恨厲也自致之也又誰尤

上以柔處險極不能用柔者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處屯則有亨屯之事處泰則有保泰之事无无事之時也處既濟之時而濡其首安可久長邪

以卦言之既濟之卦也以濟言之則濟之中又百千異態而不可窮詰蓋人之所處不一其位而事之所值不一其時故六爻各分其人與時而言之初始事者以慎濟二涉於事則心跡易晦以守正濟三處其難則氣亦易餒以堅忍濟四處其成恐功虧一簣以憂虞濟五為事主窮事理之原成敗希忽以根本深厚濟六事既濟宜奮起精神明目張膽為天下先乃濡首自喪謀之不

臧自貽伊戚不能善其濟各就其人言之也五爻為君說卦之定例也其實不然各象其爻之所值君不專在五也既濟之五爻可見也君尊无偶安得有東西隣兩鄰並列其非君甚明也說者遷就以為文王與紂之時甚為不然商德雖衰天命未改以服事殷周所以稱至德乃云東鄰西隣豈文王之心乎高宗伐鬼方明是大君之事乃在三爻衣袽之戒豈專為臣言乃在四爻易者易也隨事變易拘定成例執而不化豈易成邪

既濟惟六二九五最為可味二以中往濟之正也五以

剛主濟之本也執中則可以涉變故而不滯處剛則可以趨象寡而獨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水火不相為用故云未濟未濟矣何以亨未濟者時也天也而亨者道也君子不能違時而時亦不能詘道也如不自度量勉強求濟則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耳終不能濟何利之有蓋汔濟者小狐之所自料其能也而以濡尾失之則不自度量之過也君子之於事也亦然

自謂才可以幹濟一世而不知時有未可力有未辨胃任而輕嘗之鮮不仆矣語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以君子貴知幾也小狐云者才綿力弱未足以濟也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小狐之不敢輕試者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卦柔皆剛位而云得中者柔以濟剛也處柔之時故未濟而能得中則未濟何害亨在我不在外也況得中有濟之理乎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

剛柔應也

未出中未出險中也險不可嘗試小狐輕犯險汔濟用力亦勤矣未出中則猶之為險所困也不續終續繼也力綿才弱不能終事而繼續其所為以至於敗也剛柔應者六爻剛皆居柔位柔皆居剛位柔中有剛剛中有柔是相應也剛柔失位不可以有濟然處未濟之時賴不欲露晦不欲懦所以賴委蛇於其間者此耳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各得其位剛柔各止其所辨則不淆居則不移時

雖未可有爲而君子之道則不容無所辨別

初六濡其尾吝

尾末也濡其尾幾濟而莫不濟者也故卒至於吝初居坎水之初六綿而不克竟涉故有濡尾之象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終也見其始不料其終始欲有爲而卒之力不從心彖所謂未出中也凡人見事似乎可爲而不知事幾變遷頭緒萬狀有出於意料之外而不可捉摸者蓋身試之而後知其難也此沉幾之士所爲詳審顧慮而不敢

以易心輕嘗天下事者識機於早也世不乏才智之士其任事亦非不勇而卒之中道而蹶者非盡事會之難血氣之剛心大猛歷練之勁骨未堅一挫則折皆小狐濡尾之說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曳其輪見不可而止也知其不可而止之非不為也貞也將不至有濡尾之失故吉也九二以陽居陰剛而能柔故可行可止老成之士也識大於初六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不為得位以行之正故得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居三才綿力弱未可濟之時若冒然以往勉強一擲安得不凶三居險之極將脫險矣故利涉大川然涉非征乎既云征凶何又言利涉此諸家所以疑涉上當有不字謂其語自相背也吾意既云征凶則不利涉已在其中何以又出不利涉一語不已複乎則謂不利涉亦非也仍當以利涉為是所以然者世原有水陸兩路馳馬者不利於水而憑河則溺征凶之說也操舟者不利

於陸而風濤不驚利涉之說也君子之於事亦有然者是以征凶利涉不妨並行蓋各相其所宜也利涉於征凶之時者似有改圖之意不可執而不變昧事幾而快一往以自取凶也

乃吾又有說焉未濟征凶事之常也義在不可已雖知征凶而不可不往者事之正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征凶利涉之說也人以征爲凶而君子以求仁得仁爲利矣況所謂凶者不必皆遂死亡也甯武子不辟艱險可謂征凶矣而必不可不爲則利涉

也後卒賴以濟涉之利也然非征之時所敢必也是利
涉即在征凶之中君子但涉其所當涉而已矣二語原
不相背若以占象言則凶中之吉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非濟險之才而處任事之位故云位不當也然則利
涉大川則當辭其位而求賢以濟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雖處未濟之時而居大臣之位則不可退避之位
也故不可以其未濟也而諉之守之以貞所謂鞠躬盡

瘁死生以之以居臣職是貞也於道爲吉在悔則亡也鬼方作亂不可不討不言高宗國之大事大臣之任也將焉避之惟有贊其以震伐之耳震者震其威也三年難且久也此中事勢詭駝身家禍福朝暮不保如武元衡裴度之於淮蔡誠有未易言者乃毅然不回以死守之必求其濟可不謂貞乎有賞於大國濟也未濟而必爲難且久而不輟是以終濟也向使不能守之以三年則濟尚未可必也是以云未濟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志行必行其志也處未濟之時居可為之位不但不挫終有吉而無悔向使志不必行亦且有悔无吉矣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五尊位也以本卦言之則未濟之五乘權之五也大人而用晦者乎含藏貞也得已吉也遯世无悶不見知而不悔悔亡也身雖隱而道益光君子之光也為百世之師世道世法世則孚何如之吉何如之不必功業而後顯也六五之未濟真不濟也天窮之矣以求諸人其惟

夫子乎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及其至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非隱者也居其位矣有孚人信之衆望之所歸也有可濟之時而又居能濟之位可以求濟矣顧乃耽於酒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者也苟且自免而已故无咎容容多後福之人也於身雖无咎於事則不濟矣濡其首畏首畏尾也人方信我之深望我之重而我乃自失

其時不亦可恨之甚乎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不知節躭於晏樂廢時失事也上九之未濟人也非天也未濟者道可以濟而時未可濟也六爻各就其人所履之位所處之時及其剛柔之宜與否而分言之初志在有為不度而進事雖正而心無揆變之思二知其不可為而不為守貞不肯輕動雖未有濟而不失其正三明知其不可而貪冒於行四時雖未可濟而位不可避當以堅忍持未濟之時五則不見而葷不濟不足以言

之矣六有可為之位有可濟之理人皆望之乃不肯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人之最不肖者也

八卦餘生卷十七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方物而生吉凶因形象而生變化卦之立體錯變致

用皆實理實事。誠之不可掩實理也。至誠如神實事也。亙古今之吉凶悔吝。有未能出於實理實事之外。故執理之極。可以前知非影響推度僥倖億測而已。本義謂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似以變化分屬陰陽。然乾卦有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陽未嘗不言變也。二字似通用。不必分屬。

法象在天地間未嘗不昭著。然非聖人不能悟也。夫尊卑貴賤迹之最顯者也。然不經指出。則亦莫能明。若夫以動靜斷剛柔。以分聚生吉凶。以形象成變化。則又微

乎其微矣。况乎其中之千端萬緒而不可以一律齊者

哉。是則悟其所以然。頭頭是道。易也簡也。不得其所以

然。雖聖人諄諄言之。而猶不識其所指歸也。易之道盡

天地。而人不能盡易。易云乎哉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相摩則變化生。相盪則致用異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雷霆風雨錯綜其小節。日月寒暑經紀其大常。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成男成女。乾坤之義立。而人道之事備矣。

雲峰胡氏曰。剛柔二爻相摩而成八卦。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中。自有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卦之中。自有男女變化而成形者也。易之未畫卦之變爻。在天地之實體中。及其既畫天地萬物之變。又在卦爻實體中。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大始。天地之始。乾坤者。易之乾坤也。易本大始以立乾。大始即乾之始。故云知大始。非別有一大始。而乾往知

之也。坤作成物則成乎乾而已。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天地之健也。天地之健所以始物。非別有運用以始之。故曰易知。知即知大始之知。坤天地之靜也。天地之靜。所以成物。亦非別有紛應以成之。故曰簡能。能即成物之能也。天地間萬事萬物皆收於易之乾坤中。而易之乾坤皆天地間自然之生意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惟其易也故易知也惟其簡也故易從也聖人之意若曰道不遠人人自求諸難耳易知如日月之可見人皆樂就之故有親易從如坦途之可遵中人可勉故有功有親則可以常相安故可久有功則可以漸相積故可大可久則日新賢人之德也可大則日崇賢人之業也此則就人言之也易與簡不但乾坤人亦若是已矣人能如乾坤之易簡則人之知之從之親之功之可久可大德新業盛皆從此中出孟子曰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如知者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天下之事畢

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曰易曰簡而天地間萬事萬物之變皆盡乎此而天下之理得矣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亦只在易簡中然則人亦何苦以私意勞擾愈遠而愈難邪成位者天地位也以易簡位之也天地位而而萬物育聖人參天地之事畢矣

右第一章

由天地得乾坤由乾坤得易簡由易簡而成德業乃

知夫子所謂道不遠人孟子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者非僅僅株守於日用常行之事也謂當求於易於簡也但此中頗難理會殆顏子所謂高堅前後者乎然則後世之言易數者大煩大難吾知非聖人之易也小道之可觀者耳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乾坤之理不可見也故聖人設之卦以求其象八卦之象不可明也故聖人繫之辭以顯其機卦之變起而吉凶生吉凶非可趨辟也而所以吉凶之理在先天未動

者則可得而言也人苟知其所以吉所以凶而斡旋之道思過半矣此易之教所以為大非僅卜筮之而已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一時有一時之剛柔一人有一人之剛柔一事有一事之剛柔各以其時其人其事之剛柔相推而生其變化則象之所兆各不相襲亦不相借而其用无窮矣

雲峰胡氏曰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焉而明吉凶變由象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吉凶悔吝者卦之象也得失憂虞者事之應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變化者非徒陰陽之動變而已人事之進退象於此矣吉凶有定不可進退而所以吉凶之理則可得而進退進退者遷移之辭也晝夜者天地之運也而剛柔象之晝夜運而不已則剛柔亦當變而不執三極盡乎天地之理矣而六爻象之則天道之不昧地道之有常人道之是非皆具於一卦中可得而自攷也合於三極則不

愧不怍無入而不自得矣不合於三極雖名之為人實則有靦面目將何之焉然則聖人之所貴者貴其示人之顯而切也非徒為人事之吉凶而已子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其理微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居而安易之大體統也序者天道常然之次序也樂而玩易之深入處也精義入神有不可窮之妙焉而吉凶悔吝之際竦然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者易之象。辭者爻之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言君子居常則易不可不讀也。變者卦之變。占者事之占。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言筮則專兆於已。不可不深味之。以求其故也。君子之於易也。无時无刻不以存心。故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則可以獲天之佑。其曰祐之。是冥默之中所加意者也。其曰自天祐之。則所以致祐之之道。又全非微倖。亦非取必於天。若謂必如此而後能如此也。夫渺乎茫乎巍巍而不可問者天乎。夫子曰。

自天祐之。聖人豈欺我哉。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右第二章

易之作也。聖人非苟以為人占休咎而已也。設卦示象繫辭。所以示人於三極之道。而使之祈天永命者也。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之所以輔相斯民而合人於天者。莫大於易。若夫吉言吉而凶言凶。非知易者也。由斯言之。天未嘗有心禍福人。聖人未嘗不明白示人。以自求多福。語之而不從。喻之而不

信斯其如之何也已矣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卦雖兆象非彖不顯卦雖示變非爻不明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卦之吉也非無故而吉也必有所以得之而兆其吉者

卦之凶也非無故而凶也必有所以失之而兆其凶者

是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或言吉凶有一定何以專歸

於失得嘗試思之一卦言吉必有一段吉之話說假令

不如此則不吉矣如一卦言凶必有一段凶之話說假今不如此則不凶矣夫所謂假令者非失得乎則吉凶者非言其失得乎小疵者失得之未甚者也故不言凶而言悔吝善補過者其人其事本可以致咎咎則為凶為悔為吝皆不可必惟其猶以其事之故也故无咎夫以其事得无咎是以其事補其事之失也因其事救其事是補過也因以得无咎是善補過也孰善之天善之也天之於人也未嘗不欲其有得而無失冥默之中每相准折非有心屑屑較量如水之平衡自然而然人苟

不占於易亦孰自知其過自知其補過而天之善其補過也哉天人之際蓋如影響讀於易而竦然也夫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貴賤之位六爻具矣小大之等八卦包矣吉凶之理彖爻顯矣小大謂小大之事易之道大無不至小無不爇故人得以占筮考其吉凶非陰陽小大之說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此咸其拇艮其趾之時也不於此時憂之則措足一失

悔吝隨之矣无咎可以免矣而未善也其所不善者猶在也不大有以懲創之无咎可長恃乎悔者良心發見最為真切所以滌腸洗胃去舊從新化小人而為君子以自求多福者在此也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能內自訟者也是悔之說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總收言之也各指其所之似乎已包盡古今事變矣非聖人不能為非聖人不能知也

右第三章

列貴賤齊小大辨吉凶易也而憂悔吝震无咎人也知其悔吝而憂之則不憂悔其无咎而震之則不悔此易之實用占易之實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有以也夫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與天地準準天地以為易也而天地不言之秘具於易中矣彌綸天地之道則補造化之所不及也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易也者正明以培之覆之理顯示人而代天地以曲成斯民者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幽不可見明不可窮然而實理不可掩也故觀天文察地理而幽明所以然之故可得而知也生者人之初也而未生之前有始之者死者人之盡也而既死之後有終之者故原其所以始反其所以終死生之說可得而言也精氣聚而為物物者鬼神也非如人之形質也而實非無也游魂動而為變變者鬼神也惟其以游魂為

用故隱見變化而不可窮也。此鬼神之情狀也。聚則不散變則不測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相似。合德也。易與天地相似。故易之理與天地不違。知周乎萬物。徹萬物之終始也。道濟天下。成位乎其中也。不過者有知物之實理可言。有濟物之實事可據。而非誣也。旁行而不流。縱橫四達。而未始悖於道也。樂天者。天自可樂。利害禍福。有不足入於其心矣。知命者。命自

有定而利害禍福又無可言也易之道令人無憂蓋實有把柄在中實見得所以然非徒令人排遣而已也安土是土可安無夷險一也敦乎仁發育天下而無遺也能愛曲成萬物使皆立於無過之地也惟己能安土敦仁而後能愛也

相似合德也聖人即天地何得有違周物盡物之性也惟其能知之是以能濟之不過者裁成之中有大作用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天地間原有此聖功神化非索隱行怪而失之過也旁行從心所欲也不流不踰矩也

樂天與天為徒也知命知命非徒知一人之命知造化所以然之命也樂天知命聖人之心有大焉者矣夫何憂安土不擇地而安之也敦乎仁肫肫其仁也仁者愛之本也安土者仁之實也造次顛沛不足以移其安故於物無忤而肫肫淵淵浩浩故其仁不窮必如是而後能愛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貫寒暑晦明而無息者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覺渺乎小矣此就聖人以身體易而言之也此一節道理大而難窮聖言之中不容加一字一釋便遠今雖多言煩稱總在依稀影響之間玩而味

之存諸心而默求之可矣諸家註解不能盡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神故无方天地聖人之所以為大也易无體然則以八卦求易已落方所矣

右第四章

易之道與天地準包乎天地之道而不可窮詰者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交錯千變萬化貫古今晝

夜而未有息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之者。繼渾淪而流行不息之道。所以露其端也。善。天地之生理也。成之者。妙合之真。所以著於形也。性。人物之禀賦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陰陽之道。渾渾乎其不可測也。蕩蕩乎其不可名也。涉於人而各隨其分量之所至。識見有淺深。則見道有大

小即如仁知其至矣然自仁者見之則謂之仁耳道不可以仁舉也知者見之則謂之知耳道不可以知言也若百姓則生生化化於大道之中日用之而不知是以知君子之道鮮矣道自流行人自昧昧此道之所以為大而非聖人不足以體之也莊子曰德遺堯舜而不為也況大息而言仁孝乎哉蓋本諸此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顯諸仁生生不已也用即其顯之者也生生而莫知其

所以生藏諸用也。即仁即用。即顯即藏。所謂費而隱也。聖人憂天地不憂。聖人有情。天地無情。大舜有大焉。天地之謂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匠鑄萬有而無窮極。天地之富有。天地之大業也。發榮滋長而無間歇。天地之日新。天地之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

生生者。生之无窮極也。千變萬化。循環無端。而易生焉。易者。變易也。蓋在吉凶悔吝之前而包乎吉凶悔吝之

理者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陰陽之畫成而乾坤之名立焉。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極其數可以窮天地之情而能知来。是謂之占。占者深入而研其幾也。旣研其幾則有變通可以盡吉凶之理。故能决事之謂事。事者必如是而後事無遺憾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有定體無定用。陰而陽。陽而陰。陰中有陽。陽中有

陰晦明變化。循環無端。消息盈虛。迭運無已。令人見其然。莫知其所以然。君子之道費而隱。莫可窮詰。莫可推測。是之謂神也。

右第五章

極仁知之分量。而不足以盡陰陽。極陰陽不測之神合之而為易。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遠。深言之也。不禦。極陰陽不測之神也。邇。淺言之也。靜

而正不可得而玩易之也備矣言天地間之事無古今
一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
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皆就易言之也乾靜乾之不動者也專者純陽之德
也動者乾之變也直則有浩然莫禦者焉而乾之大用
於是乎在矣大生乾之體也坤靜坤之不動者也翕者
純陰之聚也動者坤之變也闢則有歛而能發者焉不
專於陰凝矣廣生坤之量也大生廣生者變化之端相

息於无窮也。此承上文夫易廣矣大矣。故宜就易言。諸家皆就天地言。恐非語意。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言易與天地同德。

右第六章

本天地以畫易。故易行而與天地合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者所以窮吉凶悔吝之原使人崇德而廣業也遵易之道以脩德則殀壽不貳而德日崇遵易之道以樹業則利害不叅而業自廣知者所以知乎易也愈窮則愈上故知崇禮者所以履乎易也愈履則愈實故禮卑效天之高乾配天也法地之卑坤配地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有天地便有易滿天地皆易也但人自不識耳故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易成而彌綸天地而天地成位乎中蓋相資也成性成之者性也存存守而不失也道義之

門道義從此中出也。二語似推而言之。非論易也。且語意頗似老子。不類夫子口氣

右第七章

此章極言易之用甚大。非徒令人占吉凶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之議之聖人之於易亦勞心矣擬之而言非一言可盡也議之而動非一事可指也而變化於是乎生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孚九二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然則不論君子小人其言

行之善不善皆足以動天地人固未嘗一息不與天地相關可以暗室屋漏為可欺乎所以然者人有暗室屋漏天地無暗室屋漏也出其言善而千里之外應之以之況邇易知也出其言不善而千里之外違之以之況邇似倒當言邇者違之而況千里之外乎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是也然則夫子之言如此者何也意者近者狎而遠者嚴故千里之外且應之而邇者敢狎乎近者真而遠者疑故千里之外且違之而真者可欺乎以此理推之則言之善不善天地將與之應違而

邇者善或未必感不善或未必厭何者天地虛而無心邇者私而易蔽也然則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而邇者反有不然者矣然後知聖人之言不可易也聖人因鶴之鳴和而極言之如此然則就爻索爻亦已遠矣而況乎并爻有不能通者乎子曰不占而已矣則告往知來當必有百千億萬而不可窮者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而況其邇者乎余初以為倒既而以為非改為前議已而思之亦未盡也此論應感自然之妙為鶴鳴子和言之也夫鳴鶴在陰子不

聞也而和之。非和其聲也。天機相感其子亦不知也。夫言善不善而千里之外應之違之。非應違其言也。氣機所動莫知其然而然也。吾人於天人相與之際有真機存焉。故君子以言行為樞機。而榮辱之本。於是焉在。然後知聖人之言其不能理會者多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九五

同心可以斷金。此所以不得同則號咷。既得則笑也。不然。不如是之迫切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大過初六

惟其重也雖薄物可重也而况進焉者乎以愼行之夫下無不宜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謙九三

勞謙君子有終吉爻辭也夫子不言有終不言吉但言

其厚能以功下人是君子之不居功也惟有厚而不伐盡其在我者而已終與吉有不足言者矣德言盛日新而未有已也禮言恭德愈大而心愈小也人人能恭尋常之功亦何足言惟德盛而禮恭是為真恭德言盛禮言恭君子居身之珍也有終而吉不亦宜乎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乾上九

驕傲孤立之鑒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節初九

出戶庭未必能有所事而不能無所言無益之言不足以濟事而適足以階亂是以君子不出也非苟以避事而已蓋有所以慎之夫子推而極言之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解六三

人而至於盜斯惡之矣由君子之觀言之盜豈易言哉
自古盜之興也未有不由小人致之也有國者不悟猶
以小人治盜夫猶抱薪救火也夫盜者天地之戾氣也
凡天下不平之事必有人焉以治之治之者上之也上
之人持權而平人之所不平人情平而法亦舉謂之道
上之人自誘其變或有激之自起而平其所不平情快
而法亡則謂之逆謂之盜矣盜不可訓也而不能使之
不為盜者上授之也夫子之所謂盜者謂小人而能行
意若魯　家剽孟郭解之徒皆以布衣行權其次如陳

勝吳廣之流。皆能剪除兇黨。有以大快乎天下之心。非尋常者也。惟漸而不已。蔓而不治。於是乎焚刼公行。玉石俱碎。而盜斯為世之憂患。然而難言之矣。夫在上者。不求乎盜之不平。而第求平盜。是以愈平而盜愈紛。由其不知盜也。故人之貪殘淫惡者。可以私於君子之前。不可以私於小人之前。亦知之乎。蓋君子能讓天下之所必爭。而小人不能忍錙銖之所必較也。

右第八章

爻也者象之顯者也。而辭也者。又爻之顯者也。然而

辭不盡爻意不盡辭夫子略舉數爻之辭而究言之而知爻之蘊蓄無窮也夫有終而吉以勞謙益之作也以負乘吉凶非失得之象乎言以不善而得違寵以亢而兆悔悔吝非言其小疵乎白茅之藉也户庭之不出也皆時事之可以作悔者也而以慎得免於咎非其能補過之力乎凡此皆以實事分實應易之於人豈小補也哉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陽數奇而陰數偶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不錯綜其數則無以成變化不極其變化則無以盡陰陽之理而顯鬼神之實事行鬼神數明而鬼神為吉為凶行於其中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

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極乾坤之策數至於萬有奇總之不出於天數五地數五而推之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因四營而成變因十八變而成卦因成卦而引伸無窮而鬼神之情形畢露無遺此所謂變化而行鬼神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因策而成卦卦立而義生而易道於是始顯也得吉凶之占而識進退之宜為其所當為不為其所不當為權衡有定變化無方而德行於是斯神可與酬酢而天下無不可處之事可與佑神而助神道裁成之所不及蓋福善禍淫者神也兆吉凶之象使人懼不善而遷善者易也人知禍福之司在神祈神之佑之亦知善惡之司在易祐神而可使不淫罰者乎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化者鬼神也知變化而變變化化者易也易以鬼神之情狀告人人苟能知鬼神之所以為鬼神豈有與天違而自凶者乎是故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旁行而不流也樂天知命而不憂也寧止不流不憂而已而又能愛也蓋浩然於天地之間而綽綽然有餘裕也易之所以酧酢萬變而祐神鬼也聖人之所以知天地之化育而參天地有以也

右第九章

道非數不顯數非道不神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其辭其變其象其占皆鬼神自然之變化而易顯其象者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不參伍則變不生不錯綜則數不亂變成而文生數極而變窮寂然無端之中而有象可求者數爲之也數極而理見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是易之不欺也然而無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非尋常之識所能到也參伍錯綜窮神極變非迹象之粗所能窺也聖人以此極深而研幾然則雖盡力尋求有不能彷彿其藩籬而況置焉不講欲以免咎不亦宜乎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君子小人之志千態萬狀而未有其極千思萬慮而未有其止千疑萬覩而未有其歸惟歸之於卜筮理明辭決一切志願截然而消豁然而釋矣故能通天下之志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圓則無定用方則無定體易則無隱晦易之德具於聖人之心不待蓍筮然則為易者所以示人也聖人欲偕

天下皆有吉而无凶然而不能也故為之易以蓍其吉凶使人曉然于吉凶之理知所趨避可不至于迷吉而趨凶是吉凶與民同患也或謂吉亦有患引老子寵辱若驚為証腐甚聰明睿知故能與天合德而作易神武不殺未嘗不威然有所以威天下而使之洗心易慮而不至於用殺則聖人所以輔相裁成大幹旋大仁慈吉凶與民同患之實也知來知未来之事於所筮之中藏往藏所筮之吉凶於卦中

蓍之德圓而神似又以蓍輔易易苟無蓍無以神其用

矣然則具知來藏往之德者易耶知筮者之吉凶而引之於卦之所合者蓍耶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未有民事之先而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其理已具矣民之用合乎天則吉違乎天則凶已定之矣聖人興神物以示之而果不欺也此易之道所以不可不知也人皆言事有前定人無如之何而不知事以理定理得而事無不從但人不能故其能逃于

數耳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非聖人故神之也古者神人相通是故司盟之職設于周官蓋無事不奉鬼神以從事易之道聖人之所以通鬼神也故齊戒以告虔極數以盡變誠之所至神亦臨之故其受命也如嚮蓋實有是理實有是神實有是卜筮實有是吉凶鬼神既不欺聖人亦不敢違故曰通變化而行鬼神行鬼神鬼神依人而行也若不極其數則變化不通而鬼神亦不行矣神明自神明聖人因而神明之非聖人故神明之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易之道百姓徂日用而不知耳聖人以易之道左右民而民之利賴于日用之中而得吉去凶者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知幾何矣所謂聖人吉凶與民同患神乎神乎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此易道之所以為大而聖人叅賛之實事也若夫涉于卜筮者一事之理一人之用耳未足以言易也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吉凶生大業吳臨川謂占筮以定吉凶俾民無所疑而勇于趨事赴功此語亦未盡夫占筮而必知其有吉無凶勇往可也若占筮而有凶無吉不阻人作事之氣乎此又不然夫占吉而無趨不待言矣若占凶則非趨避可免不勉力于善將安之乎是節義之所生也可不謂大業乎要之此亦大概言之耳其中變化之理固非一言可盡也因此悟斷天下之疑者未卜筮之前行止不

定且前且卻者疑也既卜筮之後吉固不疑凶亦不疑而志向不惑矣非必盡謂吉乃不疑也不疑而何事不德何業不立乎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定吉凶而成亹亹者吉凶一定志向亦一定有所持循也夫杖非以為目也然矇者得之則敢放步而無傾跌

之患夫蓍龜亦衆庶之隊杖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垂象。見吉凶與天地變化不同天地變化。運行之常理也。垂象見吉凶則實有吉凶之理。一時之兆象也然參伍天地之變化可以鉤深致遠可以定將來之吉凶。然而微乎微矣故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不足以與於斯也。此與垂象見吉凶微異然皆未易言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大有上九

欲順則順何待于思蓋順未易言也有順之而不必順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是也有逆之而不必不順者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是也是故思之思之順之順之真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既云書不盡言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何也不盡言不能盡聖人之所欲言也盡其言盡其卦爻之所兆象也繫辭焉雖能盡卦爻之所兆象不能盡聖人之所欲言非不欲盡言不能盡也故但立之象使人以事求卦以卦求象以象求意事無窮而象無方隨事得象隨時取義苟能冥悟而聖人不言之意於是乎可求矣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即所畫奇耦之乾坤也一奇一耦之象立而易之理盡藴藏於此矣成列即奇偶之列也毁此二畫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之理亦或幾乎息而不著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天地間之理有形上形下之分有道與器之殊是不得不分不得不殊其實又分不得殊不得蓋道與器一物

器即道也聖人於此道與器之中神而明之化而裁之蓋道渾無形器成有定變則无方而不可窮皆道與器之所生也然非聖人之不能變也既得其用於是推而行之則謂之通通達無礙也如制器尚象皆因卦取裁制用而變化莫可端倪乃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皆享易之用而聖人之事業可指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以盡天下之賾也然則於易之中不能見天下之賾者不足與言易矣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之動各不相謀也然未有不相會也各不相關也然未有不相通也其會也通也乃天理之自然人情之必然而終歸于極也故聖人觀於其所會通之處以行其典禮三千三百皆天理人情之極致天下古今所共安而不覺其煩者也此易之大用也所以道濟天下範圍天地之化曲成萬物而前民用者也至於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又而已已落第二義矣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胡氏雲峰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盡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化而裁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至此便覺言語爻象皆無所用之矣神乎微乎夫子加我數年之嘆蓋有以也然而歸之於德行如善言德行者皆可以稱德行是德行不足以盡易也明矣如云然者非德行無

以凝心見理而入於易也是學易之門也。

右第十二章

以陰陽二畫而窮天地之變極道器之微以變通神明而窮變動之賾極物理之用天地不言而易言之易象不顯而聖人繫辭焉以顯之微乎微乎存乎其人而已矣。